

662

外  
科  
正  
宗



校正外科正宗

上海錦章書局印行

從來外科。必須傳授成名家者。另有奇方祕法。或各有專長之症。每試必驗。非若內科多讀古書。可以對症用藥也。若大概辨別生死。指名瘡症。內服外敷。自唐及明。其法詳備。此書所載諸方。大段已具。又能細載病名。各附治法。條理清晰。所以凡有學外科者。問余當讀何書。則令其先閱此書。以為入門之地。然後再求良法。載在丁亥。有問道者。欲傳予詳為去取。并加批點。余因從首至尾。細閱一過。見其所立醫案。荒謬錯雜。毫無知識。至所載之方。尤屬誤用。尤可恨者。將惡毒之藥。以為常用之品。輕者變重。重者立死。猶自許以為神奇。後人讀此書者。信以為然。事事效法。殺人無算。全無悔悟。云此乃外科之真傳。現有醫藥可據。其尤痛者。乃瘡之本症。其死者。乃其人之應死。罪首禍魁。皆此書也。於是奮筆痛罵。指其背謬以為讀此書之戒。至其分症列方。頗為明備。全在施用。不得因此人用法不善。而并其所載之古方而廢之也。洄溪道人徐大椿識。

余昔閱外科正宗。嘗病其純繆。欲正之未暇也。既而從長洲蔣氏。夔得吳江徐氏大椿批本。尋覽數四。嘆為暗室一燈。遂屬季弟楣手訂。余隨時覆勘。俾得完書。奉弟間出其稿。以示同邑蔣子光。矯將子願肩校禁之任。已訖。功請余為之敘。乃言曰。醫仁術也。而易入於不仁。外科為尤矣。內科之為醫。技無高下。鮮不欲人之生者。聲譽稍著。驕奢自大。有請不時。往病者。忍死以待。不忍矣。外科非欲人之死也。內科為尤矣。內科之為醫。技無高下。鮮不欲人之生者。聲譽稍著。驕奢自大。有請不時。往病者。忍死以待。不忍矣。外科非欲人之死也。內科之病易壞人。醫者如株焚拯溺。外科之病不遽壞人也。緩之以見功。待其急以取厚資者。賸藥而貴售。不仁甚矣。雖然。此以吉乎業外科之無良者也。苟有肺腸。何遽至是。益又有入於不仁而不自知者矣。何以言之。外科者。內科之餘譜也。而瘡醫特為世所賤。簡通人勝。流耻以是名業此者。大都習內科不成。而後遁於外科。操之既無其本。所恃獨方藥之末。然且銅藏深秘。譁所自得。其方之良者。既已隘於施濟。而其未盡良者。或至於殺人。夫以無本之學。守什伯成方。漫為飛虫之弋獲。至於殺人。而不思所變計。此所謂入於不仁。而不自知者也。於此有人焉。為之破其所恃。示以用方之宜。與夫方之偏正。純雜。寒熱緩急。所當審詳。及汰其可以殺人者。因論治法。俾知深求。於其本而出之。無至試藥而誤人。其為仁術。孰大於是。然徐批此書。近百年轉相傳鈔。未有知采之者。蔣子獨引以為己任。昔賢謂刊人詩文集。比於掩骼埋胔。刊此而傳。其於生死而骨肉也。以恒河沙計。無有既極。豈直為徐氏掩骼功臣。蔣子之用心亦仁矣哉。抑余觀徐氏自敘。本為問道者發。固將以垂示來者。非以為一人一家之藏。乃或者議余季弟與蔣子輕洩枕秘。又何其自同於不仁也。咸豐十年。歲在庚申。花朝前三日。樂恬散人許撻書於靜心多大年室。

重評外科正宗凡例

一余訂此書。大旨以徐批為主。而間附案語。及采入各方。洞庭王氏鴻緒全生集。治法獨出手眼。與諸書不同。故所采為多。

一原書文義頗蕪穢。余於正文不甚更動。於卷一註。及餘卷治驗各條。則痛加刪改。雖未能廓清。稍通順矣。然意義略無出入。讀者可由徐批以識其是非。徐所未批者。而亦可推類得之矣。

一各卷歌訣尤俚鄙。余初仍而不改。既見別本頗有不同。因擇其稍雅馴者錄之。間或竄易一二。俾可入目而已。

一瘍醫匙能讀書。故刪改多有從俗處。諸方藥品。亦未能悉正。如黃蘖作黃柏之類是也。

一徐批原本。或在眉。或在行間。余移附各條後。及本句下。覽之瞭如。亦免後人重刻挂漏。

一徐批原本。或在眉。或在行間。余移附各條後。及本句下。覽之瞭如。亦免後人重刻挂漏。

一徐批有圈有點。有勒有叉。余詳註本句下。而通部別加斷圈。以分句讀。

一原書分十二卷。今增入徐批。每卷頁有多寡。故卷數仍舊。而分卷稍有不同。

一原書分十二卷。今增入徐批。每卷頁有多寡。故卷數仍舊。而分卷稍有不同。  
一是役也。釐定體例。商榷素語。發凡於仲兄。而往復辯論。以成其是者。為桐鄉陸君以湉。同邑王君士雄。同里吳君元。禱以徐批別本見借者。為秀水呂君大綱。山陰陳君厚坤。力任校刊。以濟世而傳後者。則同邑蔣君光燦也。倒得備書。

許棟曰。古人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其閱歷深而傳授精也。徐氏謂外科必須傳授。亦是此意。然不如身嘗其苦者知之尤確。王鴻緒全生集有云。凡疽初起。即使平塌。不可用托。托則無功。余家治法。以消為貴。以托為畏。即流疽癰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出者又當何如也。真外科千古名言。非余身經體驗。不知憶。余三十歲時。右大腿後患一癰。初起紅腫疼痛。根盤約有寸餘。自搘非攻托不可。敷藥並消散湯藥悉屏棄不用。服攻托藥三數劑。遂大如茶盃。膿未成。更大劑攻托。根盤愈大。痛不可言。膏藥自後面而環至前面。幾無罅隙。及內膿已熟。頭尚未穿。用咬頭膏咬破。膿泄如注。方能不痛。自此按之有膿。即換貼膏藥。并重移呼拔藥末。每日換下膏藥。總有一竹箕。瘡口大如拇指。凡十二日而收功。自以為用藥精而手段佳。毫不知攻托之為患不淺矣。近二十年來。患對口者數次。患背疽小復癰者。又各二三處。即服西黃丸。隨服隨消。戊午年。頭面生疔疽十一個。甚危險。亦賴西黃丸之力居多。今年庚申正月。背左又患一疔。漫腫無頭。顏色不變。越日即如猪肝色。長約三寸。闊二寸餘。第三日。有頭幾十個。其點甚細。兩旁尚有漫腫無頭者。深約半分。細如錢。其數頭并為一頭者稍大。裏面尚有老膿。仍蓋膏藥。第六日。疔頭隨膏藥揭出。已是精肉。第七日。長平。第八日。有嫩皮。自此不換膏藥。至第十二日。癰甚。揭者已是老皮。並不結痂。亦無疤痕。合計數十頭所出之膿。不及一匙。惟最後一頭。出稀膿三日。乾膿兩日而愈。所用之藥。初時外敷紫蟾鉛。內服皂角刺四兩。生甘草三錢。兩劑後。即服西黃丸。小金丹。陽和湯。隨後調理脾胃。蓋信全生集以消為貴。以托為畏二語。真外科金鑑。而西黃丸為消藥第一。即角刺消散之力亦甚大。大概用角刺不過五六分至二三錢而止。便是托藥用至四兩。是消藥。但服後如未成膿。即消。倘已消。則必大痛。而出膿較遠。不至蔓延。即是功效。此資余歷經體驗得來。特揭出為世之業。瘡醫者告焉。

有膿則必大痛。而出膿較遠。不至蔓延。即是功效。此資余歷經體驗得來。特揭出為世之業。瘡醫者告焉。

兩不同藥味。亦有加增。今另載如左。

山茨菰

二錢去毛皮搗

川文蛤

二錢去蚌肉焙

千金霜

一錢油淨

紅芽大戰

一錢五分去蘆根洗淨焙

惟須杭州紫金丹為佳。北方綿大戰性烈不可用。

寒水石

三錢

原麝香

爭毛皮

明珠砂

二錢漂淨

雄黃

一錢搗

塞水石

一錢

銅線一錢

胆礬一錢

明乳香一錢

油淨去

沒藥油一錢去

蜈蚣二錢去足炒

全蠍酒炒一錢

川山甲一錢

洗去

僵蚕一錢去炒

蟾酥二錢酒化

血竭一錢

梅花冰片五分

枯礬一分一錢六

藤黃四錢酒化

輕粉五分

紅砒三錢

皂角刺一錢炒

以上各研各藥。每味若干。稱准淨末。合和一處。再研極細。先用蝸牛二十一個。微研去殼。再同蟾酥。藤黃。和研稠黏。方入各藥。共搗極勻。做成小錠。放石灰罐中收燥。另以甕瓶裝盛。聽用。

璉又曰。是書第七卷流注門附載大活絡丹一方。內有白花蛇。李瀨。湖草木綱目云。此蛇出黔蜀及斬州。以斬產為上。斬產者。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脇有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尾有佛指甲。蛇後兩眼突出不閉。非斬產者。兩眼皆閉而枯。則斬州交界所出。便一開一閉。以此辨別地道最確。以鮮時重四五兩者為上。七八兩者次之。重數斤。長一丈數尺者。力反薄不堪用。今藥肆所售。偽者居多。甚至取身常初出小蛇。重不過數錢者。用五色花綫繞繫成餅。以炫人目。兩眼俱陷。無方勝及佛指甲等形。爲梢蛇亦斬產。以背有劍脊形者為真。他產則否。大活絡丹以此二蛇為最要之品。此品一偽。則丹為朽藥矣。

楣案是書將刻竣。仲兄郵示此數條。余反復推詳。所論實為瘡科指南。因檢閱各卷。無從羼入。特附於序文之次。

外科正宗目錄

卷一

癰疽原委論第一

癰疽治法總論第二

癰疽陽症歌第三

癰疽陰症歌第四

癰疽半陽半陰症歌第五

癰疽五善歌第六

癰疽七惡歌第七

治病則例歌第八

癰疽火法并禁火瘡穴第九

論病生死法第十

察形色順逆十一

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論十二

調理須知十三

雜治須知十四

卷二

瘡瘍省法十五

腫瘍治法十六

腫瘍主治方十七

潰瘍治法十八

潰瘍主治方十九

腫瘍主治方十七

潰瘍治法十八

卷三

癰疽圖形二十

癰疽諸名歌二十一

膿疽二十二

卷四

發背二十三

疔瘡二十四

脫疽二十五

卷五

瘰癧二十六

鬚疽二十七

脫疽二十五

卷六

咽喉二十八

時毒二十九

脫疽二十五

卷七

流注三十二

乳癰三十三

附骨疽三十四

卷八

陽癰三十五

臟毒三十六

痔瘡三十七

下瘡三十八

魚口便毒三十九

卷九

瘡癰四十

懸癰四十一

脣癰四十二

楊梅瘡四十三

結毒四十四

多骨疽四五十五

陰瘡四十六

卷十

傷寒發頤四十七

癰發四十八

瘰疽四十九

小腹癰五十

鶴口疽五十一

龍泉疽虎蘋毒五十二

石榴疽五十三

穿踝疽五十四

大麻風五十五

翻花瘡五十六

腋癰五十七

脅癰五十八

鼻痔五十九

骨槽風六十

紫白癥風六十一

齒病六十二

腦漏六十三

破傷風六十四

跌撲六十五

金瘡六十六

枝瘡六十七

竹木刺六十八

湯潑火燒六十九

甲疽七十

繭唇七十一

痘癬七十二

天蛇毒七十三

頭痛七十四

合谷毒七十五

鼻出血七十六

牙鍊出血七十七

血箭血癰七八十八

卷十一

鷺掌風六十九

腎囊風八十

疥瘡八十一

膿瘡八十二

血風瘡八十三

頑癬八十四

膿瘡瘡八十五

火丹八十六

天泡八十七

肺風粉刺酒釀鼻八十八

崔斑八十九

汗斑九十一

油風九十一

白屑風九十二

耳病九十三

漆瘡九十四

瘞沸瘡九十五

痄癰九十六

痘包九十七

癩風九十八

濕腫九十九

女人面生黧黑斑一百

鈕鉗風一百一

枯筋箭一百二

婦人脚丁作癢一百三

手足破裂一百四

眼丹一百五

眼胞闌毒一百六

黑子一百七

體氣一百八

白秀瘡一百九

妙瘡一百十

蟠拱頭一百十一

小兒遺毒爛斑一百十二

蝶姑串一百十三

小兒痘風瘡一百十四

小兒赤遊丹一百十五

走馬疳一百十六

重舌一百十七

胎瘤一百十八

鷄口瘡一百十九

痘癰一百二十

痘疔一百二十一

黃水瘡一百二十二

卷十二

大人口破一百二十三

唇風一百二十四

臭田螺一百二十五

牛程蹠一百二十六

蟻螂蛀一百二十七

田螺泡一百二十八

皴痛一百二十九

凍風一百三十

陰蝨一百三十一

蒲桃疫一百三十二

咬傷一百三十三

風犬傷一百三十四

惡虫叮咬一百三十五

百虫入耳一百三十六

誤吞針鐵骨哽咽喉一百三十七

失榮症一百四十

人面瘡一百三十八

陰毒一百三十九

失榮症一百四十

中砒毒一百四十一

落下領筆法一百四十二

救自刎斷喉法一百四十三

試知百病死生法一百四十四

造孽報病說一百四十五

仙方活命飲今古不同論一百四十六

拾遺症一百四十七

綑縛背瘡法一百四十八

癱疽內肉不合法一百四十九

試知百病死生法一百四十四

煉金頂礮法一百五十一

煉硝石法一百五十二

試知百病死生法一百四十四

昇白靈藥法一百五十五

製寒食餳法一百五十六

試知百病死生法一百四十四

虎神歌圖一百六十二

醫家五戒一百六十三

醫家十要一百六十四

明崇川陳寶功著

吳江徐大椿靈胎評

## 癰疽原委論第一

癰疽發背為何生。好好身軀出此形。凡人處世而無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心養生焉。其曰：紫搗藥用麥門冬、橘梗、白芍、甘草、以長生。蓋靜則生水動則生火。水能生萬物火能克萬物故百病由火而生其發於外者為癰疽。癰者壅也為陽滿六腑毒篤於本真發於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稟於陽分中。陽氣輕清而注浮故易腫易膿易腐易斂不傷筋骨而易治疽者汨也為陰屬五臟毒攻於內其發緩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稟於陰分中。陰血重濁而沉沉故不易腫易膿易腐易斂傷筋蝕骨而難治又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治法載於第二論中宜詳觀之。

內被七情千臟腑憂愁思慮難關心。七情六欲者皆盜人元氣之貳也。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慮傷脾悲傷於魂魄恐傷督脈傷胆是為七情能傾人之身命耳聽聲音眼觀物色鼻聞香氣舌貪滋味心惟大地意幄萬方是為六欲能損人之真性百病諸瘡皆由於此醫者病者咸宜慎察。楣案正文但有七情注添出六欲而蕪辭尤多今姑順文芟蘚但取字句明白而意義則仍而不改後皆倣此。

外又六淫傷氣血風寒暑溼火相臨。六淫者風寒暑溼燥火也。風為四時不正浩蕩肅殺之氣發而最能中人。寒乃節候不調疾風暴雨冰雪霜寒所傷或口貪生冷之物暑因亢陽烈日燦火流金酷熱所逼而中。溼因坐卧久陰卑溼之地或驟遇風雨潮氣所侵燥為陰虛內熱消糜津液不能滋潤臟腑以致皮膚枯槁而便乾火生於心緒煩擾臨酒膏粱慾事不節此六淫者皆從外而入體質之人或不能中體虛之人隨感即發亦有客於臟腑經絡關節之內積久始發者當隨其寒熱溫涼邪正勝負而治之。楣案正文脫去燥字注補出陰虛云云乃內傷之燥而非外感之燥心緒煩擾之火亦非由外入雖體質良能無傷徐氏於此等不加辨駁蓋無俟辨駁也故余亦順文芟蘚而已。

膏粱厚味多無忌勞傷房慾致虧陰。膏粱者醻酒肥鮮諸物也皆不離乎厚味厚味之物其製法則多炒煎炒加以厚料濃湯其食性則香燥甘美雜以鹹酸辛辣但取適口充腸不顧消陰樂臟兼之未飢先食未冷先棉爐火圍烘縱慾無度猶嫌未足服藥興陽紙知片刻歡娛詎識陰精虧損故百病多起於膏粱房慾知命者當節飲食慎起居可也。

脂素以下既散濕腫強痛者滲而導之燥擗掌痛者滋而潤之泄而痛者溫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陰陽不和者調燮之經絡閉塞者冲和之腺脹而痛者開之惡肉故將五臟多乘變自然六腑不調匀。五臟分屬五行相生則無病相制則五臟不和而六腑不通則九竅被壅而結為癰疽益癰疽多由臟腑乘變關數不得宣通而發也治之之法因寒邪而痛者以溫熱散之。諸痛上文無根濕腫強痛者滲而導之燥擗掌痛者滋而潤之泄而痛者溫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陰陽不和者調燮之經絡閉塞者冲和之腺脹而痛者開之惡肉

侵蝕者去之。勞而痛者逆之。攝而痛者續之。凡諸治法用者詳之。

楣案所論諸病惟體脈二句專屬癰疽餘首就體脈推衍發論耳。

上四臟之火皆賴一臟之水以濟之。故五臟根本皆係於背。背乃太陽膀胱督脈所主。太陽者六經之首領也。督脈者十二經絡之統脈也。所以瘡生於背。毒犯五臟。心又屬君主之位。豈容毒相犯。故多成危險難治之症。醫者不可不察。

心之已下多成順六腑之因亦許評。凡瘡生於心之下者除腎俞一穴外餘皆為緩六腑者足陽明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此六經其名屬腑。其形在下。其氣主表。其病為癰。故病發於五臟者為重生於六腑者為輕。此表裏臟腑輕重之別也。徐曰。心下多順亦未盡屬陽。白陷為疽。屬陰疽發五臟。癰發六腑。故疽根深而癰毒淺。足與此註相發明。楣又案故友湯季萬嘗然。楣案癰疽二字惟全生集分疏最為明曉。大畧以癰疽二字之連呼猶夫妻二字之連呼也。紅腫為癰。見徐氏所批全生集云。紅亦有非癰白亦有非疽者。余謂全生集道其常。徐氏論其變。醫者當細參。湯名端豐同邑人葉外科而能讀內科書。然時無知。

以光  
音陀謬

脾家積毒生肩背。生於肩下脊上者乃因飲食膏粱積毒所致。高腫鮮明。根脚不過兩肩者為順先宜解毒護心為圭次宜內托清心。

間用蠟捲丸護心散。防毒攻心。如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腫而不定者危。

心經火毒對心臨。對心發者乃心火妄動。熱極而發也。心為主宰。周身溫熱流會於此。結而為患是為毒剝君伍最易傷人。刑藏實證害更非淺。况此穴背脊多坑。難於起發。瘡形落陷。腫不高尖。治當大降心火。急疏蘆熱。頂用針通。隨行拔法。使毒氣內外流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保至十五日後。內無變症。得膿為解。倘是期變症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腫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後。此症貴在早治。十中可保三四。

兩肩左右雙生。屬肺肝積受不虛名。左搭屬肝。右搭屬肺。俱在於左右肩骨移動之處為可治。古云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為難治。然余每醫左右相串者未嘗見其死。惟在治法得宜耳。凡患此者先用萬靈丹發汗。疏通內外。次用清肝解鬱湯。兼胡清肝湯。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潰後八珍湯。俱兼六藥湯參治為妥。蓋此症起於痰凝氣滯火鬱。氣血不調。所謂鬱者開之。如誤用解毒泄氣及誤補誤攻之藥必致危殆。

蓮子蜂窠防毒陷。蓮子者突如蓮子。蜂窠者孔似蜂窠。多生於背。與心相近。與脊中平。輕者形長高腫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兩脇盡屬純陽之症。語久斟酌。腎俞發者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正中亦發。取為險候。蓋內腎為性命之本。藏精藏氣藏神。凡生男育女壽命

腰間督俞發難生。

腎俞發者

腎俞發者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正中亦發。取為險候。蓋內腎為性命之本。藏精藏氣藏神。凡生男育女壽命

短長皆由於此。故房勞過度氣竭精傷。其陰內消元陽外越則腎臟空虛諸火諸邪乘虛而入。致生是症。倘本臟稍有真陰制火。瘡形自可紅活。高腫為膿治以人參養榮湯加山萸五味子苦藥知母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者。亦真陰內敗再無生理必危在五十日前後也。

督脈經虛從頂發俗名對口故相稱。對口者生於項後而對前口也有偏正之不同。發於正者屬督脈所主發於偏者乃太陽膀胱所司皆起於漏槅上攻凝結而成也。屬督脈者瘡雖正而反為易治。屬膀胱者瘡雖偏而反為難治。因膀胱之脈起於顛頂貫頂兩旁順下而行乃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湧又太陽膀胱主司寒水為冷為沉故瘡形多難起發色難紅活堅硬難潰又易流注兩肩胸項作腫十五日外者無膿必然變黑歸陰故多不治俗以正為重以偏為輕未知其理故也。治以黃連消毒飲主之餘以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裏為要。楣案偏對口陰疽居多此言瘡不發起色不紅活堅硬無膿明是陰疽治以黃連消毒飲其不變黑歸陰者幾希。

何期耳後多生發天疽銳毒亦非輕生於耳後一寸三分致命之處左為天疽是屬肝木右為銳毒是屬肺金皆為陰惡之候二者皆起於積想在心謀慮不足致火旺而又鬱鬱而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臭穢易生元氣易敗不得外發多致內攻而死此症初起隱微不覺及至已覺則毒已入內矣如紅活高腫易膿易腐者無妨。

又有脫疽生手足丹房補術孽根因。脫者落也。疽多黑腐此毒皆起於丹石補藥房術秘法與陽潤精行幸不覺。筠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於口或藏腋下霸阻精道久戰不弱取樂一時恣情戲謔毒積臟腑真陰枯灼積禍在身終久必發此是根因發者難生多生手足發在骨筋初生如粟色似粟形漸開漸大筋骨伶仃烏烏黑痛割傷心殘殘敗敗污氣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將傾此非天命自傷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其法具在詳註後文。楣案此段多以四字為句乃一則勸世文也故仍而不改以便誦讀

漫腫難治拔腫易總論中間法可憑。漫腫者肉腫瘡不腫也。拔腫者瘡腫肉不腫也。瘡之陰陽於此分症之順逆於此決。凡瘡初起理當升發清腫之後不宜內消宜用托藥如不應者乃毒勝氣血死在旬日或已發出而不腐潰根脚堅硬或掀而散漫者急投托藥兼補脾胃不應死在二旬若已潰而色不紅活亦不生肌收斂瘡口量大腫痛不減胃氣不回急須峻補不應者乃脾崩死在月餘驗否。形色之順逆精神之有無年紀之老壯血氣之盛衰發陰發陽毒深毒淺陽為易治多生陰為難治多死然後訐脈之虛實以決

諸瘡另自分門說詳輕千案此呈

## 癰疽治法總論第二

癰疽發背怎生醫不論陰陽先死之此句除勒批曰陽不痛死至痛痛至不痛時。凡首癰疽大症先要從容立定主意以見標日期為始到今幾日瘡形與日期是否相應相應則多吉不相應則多險次首受病之源發於何臟腑出於何部位再看身體之上下部位之

其陰腫未消前際要太過一二至已潰後又宜不及二三分是為眼病相應自不變生如其相反須防不測以上看法務要一一參用表裏透澈方定治法。凡瘡七日以前形勢未成元氣未弱不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俱當先火輕者使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營毒通徹內外轉陰為陽凡能發腫作痛可汗可攻或消或托兼求標本參治必以病合脈以藥合病庶不誤治而首尾俱不可損傷元氣脾胃尤為至要。楣案徐氏言頭面忌火他書亦有言者後人引東垣火元好問腦疽案駁之不知此乃反經合權手續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內服蟾酥丸一服外將神火照三枝

徐曰陽毒不宜用火照

凡瘡初起十日之前如已火之後未服他藥宜用蟾酥丸一服得汗解為妙或萬靈丹發汗亦可使毒氣隨汗而散最為捷徑如二藥服後汗不出此乃表裏秘密之故其毒不輕當用神妙拔根方施治如神燈照法甚妙此法解毒活血消腫散瘀然不可早用如瘡只四五日形未顯毒未出若早用之恐火鬱而內毒反致難出須八九日之後瘡勢已定毒氣已聚未成膿腐之時用此照之能消者自消不能消者自高不潰者自脫真良法也。

因膏貼頂上敷藥四邊闕徐曰未成者須出頭方不漫肿凡瘡最忌風寒侵襲初起或已火之後俱當用太乙膏益貼頂上此膏拔毒提膿兼以防禦風寒如七日以後掀痛高腫瘡頭有黃色壞膜黏在膏上餘腫紅色光亮鮮明每日宜用藥湯洗淨換膏貼之其正膿定在十一日前後出也此為陽毒已治如七日之後瘡不大高腫四邊又不掀痛瘡頭無膿急宜用化腐紫霞膏塗於瘡頂外用太乙膏益之換至十四日水瘡頂漸腐餘腫漸高似有膿意其正膿定在十五日後可出也此乃半陰半陽之症化滯成順如二十日以後無膿者乃純陽之症治亦無效矣至瘡之四圍餘腫須用敷药收束根脚使不開大初起用金黃散敷之拔毒消腫止痛潰後用鐵桶膏鑑之使瘡根漸收漸緊諸瘡皆因氣血凝滯而成切不可純用涼藥水凝肌肉以致難腐難斂當用溫燥散滯行瘀拔毒活血之藥為安。

氣感分項自高而發起血盛分腳根束而無死人之氣血稟賦不同或老而有餘或少而不足故不論老少總以氣血為主關係不淺腫瘍若無正氣衝托則瘡頂不能高腫掀痛潰瘍若無真陰滋潤則瘡色不能紅活根亦不能收斂其頂高根活者皆可知氣血有餘也又空交會明白交會明白者瘡根與好肉交界處高低自然分明皮肉自然各別也。

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徐曰亦不盡然非平塌漫者空投補托之劑以益其虛凡瘡初時即高起者此為陽症毒發於表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閉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腫瘍時內熱口乾脈實煩燥便祕喜冷者此為邪毒在內急與寒涼攻利宜內疏黃連湯四順清涼散內清沃雪湯可以選用無有表症者以風通聖散去麻黃或雙解散加桔梗天花粉或小便不利者兼入天水散或五苓散務使二便通利以清其源又有元氣素虛者恐不勝前藥以北里消毒散加蜜炒大黃或元氣本虛空投托裏溫中健脾之藥催托毒氣在外須無壅癆。

並瘡瘍毒法亦得通利為度。首尾俱要秘而不結通而不泄。臟腑和平。表裏透徹方可用。托裏排膿。內清之外。又如潰瘍時雖有口渴便閉。臟腑不和。小水不利等症。但因潰後。膿水出多。內亡津液。氣血虛耗。不能營潤。臟腑所致者。其人必脈細而數。口和而乾。飲食減少。好飲熱湯。此乃虛陽之火為病。非有餘可比。只宜養氣滋津液。和臟腑。理脾胃。則二便自和。亦無變症。倘誤行攻利。多致不救。

十日之間。瘡尚堅。必用拔針當頭點破。此二句徐勑批曰。未成熟者而用刀出血。則毒必走以致傷生。半陽之症。瘡根深固。若不將拔針當頭點入。寸許。開竅發泄。則毒氣無從而出。必致內攻。倘有內膿。針之亦令易。正譬如開門逐賊也。亦有十日外。瘡雖不腐。潰為瘍形尚紅活。掀熱腫痛者。此乃膿遲之故。不必針之。凡元氣不足。或失用補托之藥。又誤用寒涼或覆益未煖。多致膿遲。宜用補托健脾之藥。以得膿為度。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為期。如過期。但有稀膿者。元氣與毒相持日久。以致耗散難以奏功。楊某同邑王君士雄述其故友管榮棠之言曰。十日點破之說不可盡苟。當以有膿無膿為斷。辨膿甚難。或一二日已有膿。而皮色不變。或十餘日尚無膿。而皮色紫黑。故有刀針不宜輕用之戒。然因循畏憚。亦能貽害。嘗有服藥至數月之久。仍須刀決者。破家廢業。殘損肢體。亦有不待決而死死者。皆由不知辨膿故也。

半月之後。膿亦少。須將藥筒對頂拔檢。有膿血之交黏。以腐肉之易脫。徐勑曰。對症用之。乃故誤用。防出血。如瘡至半月後。仍不腐潰。不作膿者。毒必內

滯。急用拔針。當頭項點開三孔。如品字樣。隨瘡之深淺。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針不痛。再深入不妨。隨將藥筒預先煮熟。對孔合上。良久候溫取下。如膿血交黏。膜則黃而帶鮮。血則紅而微紫。此為活瘍。氣血內運。腐肉易脫。用藥可全。如拔出瘀血紫黑色。取氣機稀水無膿者。此為死瘍。氣血內敗。神仙不治。一月必死。

且如斯時。內有膿而不得外發者。以針鈎向正面。鈎起頑肉。用刀翦當原項。翦開寸餘。使膿膏得通流庶。瘡頭無所閉塞。十四字徐勑批。鈎起腐肉。以下

曰。肉未全腐而翦去。血出多者立死。宜用。周身緣及腐肉之鈎刀。針繩不立輕用。已用藥筒拔膿之後。外既有孔。內竅已通。又當大膿發泄之期。如尚膿少。此乃瘡頭有淤腐

塗。內肉亦有癢癉阻隔。以致膿管不通。自然難出。須用針鈎。鈎起瘡頭頑肉。用拔針利翦。隨便取去。寸餘頑硬之肉。則微痛。血出亦自不妨。隨用兩手輕重得宜。從瘡杆漸漸捺至中間。內有聚膿。自然湧出。以黃色稠厚而日漸多者為吉。反之為凶。

頓將湯洗切忌風吹。切忌風吹徐勑圖凡瘡未潰前。已用照藥後。俱要煎艾湯。每日淋洗一次。其者早晚二次。使血氣疏通。易於潰散。至已

潰時。及藥筒提拔之後。尤宜避風。洗以猪蹄湯。用方盤在瘡下。放定。隨用軟帛。將湯淋上。併入孔內。輕手按捺。使敗腐內膿。隨湯而出。

以淨為度。再以軟帛疊成七八重。勿令大乾。隨步覆於瘡上。兩手輕盈。旋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接四五次。自然淤滯得通。毒氣得解。腐肉得胞。疼痛得減。此手功之要法。大瘡不可缺也。候腐脫已。見紅肉時。洗後。捺以玉紅膏。用抿腳將膏挑在手心上。捺化捺之。蓋太乙膏。四邊根脚已消處。不必罨藥。每日如此。不數日間。膿腐盡脫。新肉頓生。更加內補調理。得審。輕瘡只在月餘。大瘡不過七十日。必完口全愈矣。

又關節在於斯時。變生出於此候。關節者。陽瘡以十四日為節。此時務要膿出。勢定由膿出而腐敗。由腐敗而肌生。由肌生而收斂。亦瘡之次序關節也。過期不得膿者。後必有變故。一關順則多順。一關逆則多逆。不可不知。

治當大補得全收斂之功。切忌寒涼致取變生之局。

大補二字徐勃批曰。毒輕而虛方。可大補亦當兼用拔毒之藥為妙。

發熱惡寒。膿多自汗。作痛者。便進十全大補湯。虛熱少睡。飲食不甘者。便進黃耆人參湯。皮寒虛熱。咳嗽有痰者。便進托裏清中湯。

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黃氣短者。便進人參養榮湯。膿多心煩少食。發燥不睡者。便進聖愈湯。脾虧氣弱。身涼脈細。大便溏泄者。便進托

裏溫中湯。飲食不甘。惡心嘔吐者。便進香砂六君子湯。脾虛下陷。食少虛熱間作者。便進補中益氣湯。腎虛作渴。不能制心火者。便進托

益減八味丸。益托裏則氣血壯而脾胃盛。使膿穢自排。毒氣自解。死肉自潰。新肉自生。飲食自進。瘡口自斂。若不務補托而誤用寒涼

則真氣虛而益虛。邪氣實而益實。往往瘡毒內陷。膿多穢臭。甚則脈洪大渴。面紅氣短而危矣。

翟案先言純補。後言托裏。文不相承。

蓋彼所謂托裏。即以補為托。非兼用托毒之藥也。故徐氏駁之。而於所錄潰瘍諸方後。尤謹焉致意。

益瘡全賴脾土。

此句徐園批曰。胃之藥不可用。

調理必要端詳。脾屬土。而上受胃積。故胃為水穀之海。脾為倉廩之官。胃主容納。脾主消導。運行不

息。生化無窮。凡周身氣血。偏體脈絡。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藉此以生養。是謂得土者昌。失土者亡。蓋脾胃盛則多食而易飢。其人多

肥。氣血亦壯。脾胃弱則少食而難化。其人多瘦。氣血亦衰。故外科尤以調理脾胃為要。善養生者。節飲食。慎寒暑。戒喜怒。省勞役。則脾

胃不傷。不然則精神氣血由此而日虧。臟腑脈絡由此而日損。肌肉形體由此而日削。則百病生矣。

冬要溫床。煖室夏宜淨几明牕。人之氣血喜暖而惡寒。遇寒則結。遇熱則散。瘡乃肌肉破綻之病。風寒最為易犯。凡首瘡時。冬宜溫床。

煖室。爐火逼盡餘寒。夏宜淨几明牕。外風不令得入。方可揭膏洗貼。常見病者。夏則縱意當風取涼。或睡卧陰濕之處。冬又不知溫煖。以致寒侵。輕則不能生肌收口。重則變為不膿不斂陰症。可不慎哉。

飲食何須戒口。

此句徐人批曰。從古無之。誤真是亂道。

膿硬物休食。飲食者。人之所賴。以生方腫陽時。痛傷胃氣。自然諸味不喜。及潰後。膿毒一出。胃氣便開。方欲思食。但所喜者。便可與之。以接補脾胃。如思此物而不與。恐逆其胃氣而反致不能食也。但不可太過。又生冷傷脾。硬物

難化。肥膿滑腸。所當禁耳。徐曰。飲食亦當謹慎。世醫反令喫毒物。則大謬矣。

無二致葉外科者。不可不視。明內科也。

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治。表實裏虛。臨時暫用攻方。

丹溪云。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不可用。凡瘡既破。臟腑已虧。一毫涼藥不可用。此未盡然。假如未破時。脈得微沉緩。濶細數浮空。又兼身涼。自汗便利。嘔吐少食。瘡形又不起。發不掀不痛。不潰無膿。此皆氣血

虛弱之故。若越未破毒攻臟腑之說。攻以寒涼復損元氣。豈能得生余則不論。首尾不拘日數。但見脈症虛弱與滋補虛弱甚者。須用參术膏八仙糕。陽虛自汗食少者。單人參膏。或六君子湯加砂仁木香。甚者加附子。泄瀉腸鳴。胃虛吐逆者。參苓白木散加草蔻山藥木香柿蒂。脾虛下陷。溏泄及肛門墜重者。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萸五味子。隨症選用。虛而受補者多生虛而不受補者不治。至如表實而身體發熱無汗惡寒裡實而脈大身熱便燥口乾表症急則宜先用荆防敗毒散以解其表裏。症急則宜先用四順清涼散以攻其裏。表裏相兼者。宜用防風通聖散。發表攻裏。凡此治法亦在臨時酌用。不可執泥。

病要論久新法莫善於寬治猛治。人之病有新人勢有緩急。如受症之初。元氣未弱。有當用猛藥者。切忌養癱貽惠。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如表症甚者。用萬靈丹大加表散。裏症急者。以內疏黃連湯急與通行求本而後調之和之散之。使病勢漸退。元氣漸復。飲食漸進。根本漸實。則餘患再無不愈之理。常見醫者。不論病當中病。即已不可太過耳。又如受病日久邪正相距。其元氣未有不衰弱者。縱有餘症雜症。瘡瘍俱當先視其病之新久。本之盛衰。又當悟因虛致病。因病致虛。其中又有虛熱虛寒之別。一例妄行攻治。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豈不危哉。楣案補虛必兼托毒。如徐氏之說。乃為無弊。後列潰瘍諸案。往往以蠶補收住毒氣。弄小成大。遲久始愈。徐氏論之詳矣。

藥必求標本功莫於先醫後醫。一概以攻補恐兩途之誤用。凡物理皆有標本而身病之標本尤不可不察。五臟為本。六腑為標。五臟主裏。王血六腑屬氣。屬表。此氣體之標本也。初病為本。傳病為標。元氣為本。病氣為標。此疾病之標本也。凡治病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又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假如先得瘡疾。而後得泄瀉嘔吐食少等症。則當舍本從標。俟瀉止嘔定。食進始治其瘡。餘微此。楣案此段原註論標本虛模糊敷衍。徒亂人意。故痛加芟粃所存止此。

又說陽變為陰。內外被寒涼克伐。徐曰寒涼固不可用瘡發於陽。為痛為熱為疼。為實。本屬易治。但起初或視為小恙。不早求治。又外受風寒。內傷生冷。或醫者失於補托。而又以涼藥圖其內消。以食病者之意。多致氣血冰凝。脾胃傷敗。瘡毒不得外發。遂成內攻之候。往往不較如瘡變在十一日。未出膿之前。形勢與好肉相平。不疼不熱。軟漫相兼。瘡口止流清稀。膿水更無。身體不熱。脈亦細微。不欲飲食。精神委頓。此陽變為陰。雖強投溫中健脾之藥。而不應者。百無一生。如瘡變在十五日之後。已出膿時。毒已外發。偶因調攝失宜。誤食冷物。忽變為陰者。急投托裏溫中湯。十二味異功散。輕者十全大補湯。俱倍加參耆桂附以救。須得瘡熱作痛。膿出身溫。脈起食進者吉。因原屬陽症。故可轉危為安。

豈期陰變為陽。首尾傳辛熱。扶裝。徐於此句旁人批曰何可輕用熱藥殺人之術也。病分真似理。究陰陽。瘡發於陰為疽。為冷為硬為虛。原屬難治。病者覺之。而用辛香酒煎大方熱藥服之。醫者又敷以熱藥。冀其發起高腫。放熱作膿。於是瘡得熱藥而轉陰為陽矣。若其瘡雖得微腫。微熱。微微微。而形勢終不似真陽之紅活。亦不能得真厚之黃膿。則仍歸陰症多死。凡值止善陰症。倘病者方寸不離。聽命於醫。醫者治法。

矣。

既有針工之異說。豈無線藥之品詳。凡瘡毒已成當托其膿。膿成當用針通。又必驗其生熟。淺深上下而針之。假如腫高而軟者。發於肌膚。膿熱用針只至四五分。腫下而堅者。發於經脈。膿熱用針只至六七分。腫平肉色不變。毒氣附於骨也。膿熱用針必深入寸許。方得見膿。又輕按便痛。甚者膿淺而稠。重按方痛微。熱者膿深而細。按之脹而不起者。膿未成。按之軟而復起者。膿已成。按之尚硬。不痛者無膿。否則瘀血也。按之都軟不痛者。有膿。否則濕水也。凡瘡有膿即當針。膿孔宜順下。膿未熟而遽針。則氣血泄而膿反難成。膿已熟而不針。則腐潰深而瘡必難斂。膿深而針淺。則內膿不出而外血徒泄。膿淺而針深。則內膿雖出而良肉亦傷。元氣虛者。必先補而後針。則諸症悉退。又有氣癰。腫而綿軟不痛者。血癰。腫而肉墨成塊者。頑毒積之日久。皮腐肉紫根軟。四邊紅絲纏繞者。及已結核之漸大。漸痛漸腐者。以上四症俱不可輕用針刀掘破。此句徐國托曰或有不致即宜改方徐國若妄用之。必出血不止而立危矣。用針之妙。在膿隨針出而病者寂無所知。至於癰瘤瘰癧。諸痔。諸漏。疔毒。堅硬頑瘡。非線藥之功。不能刻期取效。線藥有五六種。分附各門。以便隨症選用。此不贅及。湯散丸丹。要在發而必中。此句徐國托曰或有不致即宜改方神聖工巧。誠為學者機關。醫之用方。猶將之用兵。須調度得法。要在如人之強弱。識症之內外。究病之淺深。察時之順逆。然後可汗可攻。或吐或泄。或宜補益。某湯善汗。某散善攻。某丸善和。某丹善補。因病用方。如失發機。投之必中。而病無不愈矣。神聖工巧。須從望聞問切四字體會。此又學醫者之機關也。

至於千方百症。難將說盡。短長方不在多。心契則靈。症不在難。意會則明。方不心契。症不意會。而欲藥與病相應難矣。治在活法。貴在審詳。嘗謂昔者承平。今時擾動。靜不同。逸勞亦異。昔之受病從外而來。今之受病從內而發。又古者多實。設方宜散。宣宣。今者多虛。治法宜滋。宜補。醫者不識古今。一概施治。安能奏效。

用之必得。其當醫斯可以稱良。徐曰時時自考詞雖近於粗鄙。可為後學提綱。楣案以上兩論正文。及後諸歌訣解。多淺俚。既難順文。芟難又未便易作。故皆仍而不改。

### 離疽湯症歌第三

癰疽不論上中下。惟在陰陽二症推。發背雖有正與偏。要取高低兩樣看。純陽起初必掀臍。更兼身熱有微寒。頂如尖字高突。起腫如鷺弓。根有盤。七日之間多掀痛。二七之期膿漸漫。動息自寢食知味。二便調匀無滯。乾腫消膿清精神爽。脫腐生新氣血完。五善自然臻。並至七惡全無半點干。痛便銷膿減。腫退自肌創。新肉自生紅。鬪蠭腐皮自斂白。漫漫一身多爽快。五臟盡和歡。此屬純陽。多易治。百人百可保安全。